

在醫院中，clerk 說實在是沒什麼存在價值的，對這整間醫院的運作來說。

晨會時拎著早餐姍姍來遲，查房時笨拙的騰出走道給剛追上的主治醫師(因為他已查完這床要換下一床了)，教學迴診時一問三不知浪費主治醫師時間，打一篇 progress note 的時間都可以讓旁邊的學長打完一篇 admission note。待在護理站會被護士瞪，坐在電腦前用電腦會被學長姐趕(「學妹不好意思我要開 order...」)，坐在討論室裡念書會睡著、聊天會被罵、趴下來睡覺決不允許。我們最菜、最鳥、最沒有 function，所以同學們總是感嘆：「該怎麼當一個不會太擋路的路障？」

不過，這或許也就是我們存在的價值。護理站、討論室留不住我們，所以我們就往病房裡走去。所有人都在忙，只有病人閒著，那不如就去陪陪病人吧，至少讓自己顯得忙碌一點，不要跟學長姐差太多。

飲料哥(化名)是我在一般內科遇到的病人。他今年 28 歲，患有自閉症及注意力缺乏過動症，通常這種病人除了不喜歡與別人溝通外還有個特色，就是會有種「制式化」的行為，並奉為主臬般的遵守著，稍有差錯都不被允許。會叫他飲料哥，就是因為他只要看到包裝飲料出現在他的視線範圍，他就會十分堅持且激進的搶走飲料，然後大口大口一飲而盡。他聽得懂旁人說話，但卻不會說話，只會咿呀咿呀的叫，配合手舞足蹈的肢體語言，傳達他想表達的訊息。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躺在床上，用十分恐懼的眼神看著我，當我想接近他進行理學檢查時，他便發出高頻而淒凌的叫聲，並揮舞著被約束的雙手推我的身體。看護阿姨說那是叫我離開的意思，我說我知道，十分明顯。這個禮拜的第一天就在愁眉苦臉中度過，心中不斷苦惱著「該怎麼跟這種病人溝通呢?」。因此，我設定了這禮拜的最終目標：「進入他的世界!」，至少不要再讓他像看到鬼般的推開我。

接下來的每個早上我都去看他。原本習慣帶著的口罩被拿了下來，因為我希望讓他更快認得我，希望早點脫離他心中「陌生事物」的分類。他常常坐在輪椅上，眼睛傻傻的直視前方，所以我必須要蹲在他跟前，才能讓他的眼神與我的臉相接。看護阿姨說飲料哥會點頭表示謝謝、會握手、會擊掌，也會在撒嬌的時候把額頭靠到你的額頭上——這是他與外人最親暱的表現，通常都在看護阿姨給他喝飲料時才會出現。我從打招呼開始讓他習慣我的聲音，跟他說說他喜歡的飲料、食物；原本講話飛快的我為了降低飲料哥的恐懼，開始要求自己講話要輕柔、要緩慢，絕對不可以突然大聲或有太多的抑揚頓挫；當他開始焦慮不安時，我會拍拍他的手、摸摸他的頭，告訴他沒事沒事，我們都在他旁邊，並且用握手、擊掌來分散他的注意力。幾天之後，他開始會平靜的打量我以及我身上的東西，摳摳聽診器、戳戳白袍，我還是常用握手及擊掌來製造稱讚他的機會，而後我發現我竟可以在他的監督之下，拿下掛在肩上的聽診器並伸到他的衣服中聽他的心音。飲料哥不再吼叫或推開我的手，他只是靜靜的看著這個他常摳的玩具與他身體的接觸，然後隨時等著我與他握手及擊掌。

約莫是那個禮拜的第四天左右，飲料哥偷喝了隔壁床阿伯的飲料，被隔壁的看護阿姨念了一頓，那是我自與飲料哥相見以來第二次看到他緊張的吼叫、如打架般揮動著雙手(第一次就是在第一天我要幫他做理學檢查的時候)。我走到他跟前那個習慣蹲下的位置，照舊拍著他的膝蓋、摸摸他的頭說沒事沒事，而後的五秒鐘我愣住了...飲料哥把他的額頭貼到了我的額頭上，應該說是用撞的，因為他的動作好快好快。我不敢動，因為我好怕讓他失望，那種感覺就像是電影裡外星人用手指戳著你就可以讓你瞬間知道牠在想什麼一樣。透過黏在一起的額頭，我彷彿感覺得到他的恐懼與害怕，他不知道這樣做會被罵，他只是以為把飲料喝掉是件很正常的事。約莫十秒鐘後，躁動的飲料哥慢慢冷靜下來，吼叫的頻率也越來越小。而後他坐直了身子，無助的看著我。我依然微笑著，用溫和而緩慢的語調，摸摸他的頭、拍拍他的手，跟他說沒事沒事，我們都在這裡，最後與飲

料哥用一貫的握手及擊掌來恢復他的笑容，讚美了一句「你好棒喔」。之後看護阿姨讓飲料哥上床躺著休息，我也步出了病房，心裡似乎還懷疑著剛剛發生什麼事？

黏在一起的兩個額頭，遠比透過聽診器聽到的心臟、或者為了摸週邊脈搏而牽起的病患的雙手，還要來的親密太多了。我一直以為能蹲在飲料哥面前與他講講話、摸摸他的頭就已經很超出這位自閉症患者的極限，沒想到當他感到不安時，我已成為可以給他靠額頭的對象。

系主任曾說過：要試著坐在病人的床邊或陪病床上，跟病人講講話，不一樣的高度，會給病人不一樣的感覺。即使是一個患有自閉症又不會說話的病人，也能感覺到這個蹲在眼前、穿著白袍的人，可以給他保護、讓他安心。因為我不忙、我最有時間、我在醫院中最沒有地位的顧忌，所以我可以花很多心思蹲在地上輕聲細語的跟看起來有點奇怪的飲料哥講話。但是，設想未來某天我變成要照顧二十幾床病患又要值班的住院醫師，甚至是要看門診又要查房又要開一堆會的主治醫師時，我還會有這種閒暇工夫去面對這些病患嗎？「進入他的世界」，這種天真的目標，在未來還會不會在我心頭浮現呢？想著想著，我好害怕未來可能的改變，好害怕失去下一個與病人額頭靠額頭的機會。

在醫院中，clerk 說實在是沒什麼存在價值的，對這整間醫院的運作來說。但是，只要願意付出真心，就連最小咖的 clerk 都可以成為病人心中支持的力量，讓醫院在病患眼中變成一個充滿希望而又安全的地方。我們不會害怕為病人多扛點責任或苦難，只怕病人不願意把他的世界交給我們，而繼續在恐懼及不安中載浮載沉。希望自己記得，有朝一日當我有了 function、進入醫院的運作系統之後，永遠要放低高度到病人的視線範圍，時時給他正面的鼓勵及打氣，並用他的語言來溝通。